

經部

讀禮通考卷五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二十

老疾居喪

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注勝任也疏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毁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是違親生時之意是不孝也比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為不孝故言比也

吕大臨曰居喪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然頭有創身有瘍必為之沐浴者有疾不可以致毁也有疾則飲酒食肉者毁不可滅性也不勝喪而死雖志在慕親而至於滅性絶後徇輕忘重謂之不孝可也汎言居喪而不獨父母此所以兼言不慈也

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吴澄曰不勝喪謂哀過不能堪將至於廢事甚則至於滅性也此本是慈孝其親而然然毁而不能存其父母所生之身雖曰慈孝而與不慈不孝者一也盖居喪固當致其哀然毁瘠不可形見於外視聽不可衰損於前平時不沐浴不酒肉若有創有瘍有疾則亦許其沐浴與酒肉俟疾既止乃復其舊然此皆年

五十以下強仕者所行若五十血氣漸衰則雖無疾與創瘍其哀毀視強壯亦當減殺故曰不致毀

雜記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注毀而死是不

重親

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注增以香味為其疾以為薑桂之謂也注為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　疏下云不嗜食

薑桂之謂是解上草木之滋故以為記者正曾子之言

方慤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疏歠者親喪三日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歠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陸佃曰據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以上篤於愛鄰里或不能勉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歠焉故鄭氏謂尊者奪人易

乾學案三日始食粥禮也若三日之内或有哀毁致病者則君命以粥食之通其變也孔

氏謂三日外食以疏飯則經何以言歠乎陸氏言三日外君命以粥歠則三日之外禮自應食粥何須重以君命乎即問喪言鄰里為糜粥以飲食之義亦同此而孔氏謂為旁親恐未必然也蓋三日不食雖禮之正世多有不能三日而致病者故在大夫則君命食以歠在士庶人則鄰里食以糜實情之至而亦先王之所許也何必拘於三日不食之說乎

曲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注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也疏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許有毀不得極羸瘦六十轉更衰甚都不許毀也

呂大臨曰養老之政自五十始血氣既衰養道所以不可闕居喪有不能任故為之節也致毀之食饘粥也不毀之食疏食水飲也衣服居處哭泣之節稱之不致毀則食食而不食粥矣不毀則食不疏而有醯醬矣七十之制所變者衰麻之服餘無變也

喪大記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注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疏致毀謂致極哀毀散送謂經帶垂散麻玉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謂送喪不散麻也

王制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陳澔曰或有死喪之事唯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

内則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

喪服四制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

疏髽者婦人之大紒重喪辮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露也跛人脚蹇故不跳躍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故酒肉養之

問喪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

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

方慤曰禿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傴則形褻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

婦人居喪

問喪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注爵踊足不絶地之跳其足不離於地如壞牆欲崩倒也 疏爵踊似爵言將

方慤曰爵踊猶莊子所謂爵躍如壞牆然言其不可枝梧

陸佃曰殷殷踊也田田戀惻也

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

喪服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陳祥道曰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

坊記寡婦不夜哭

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嫂不撫叔

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　注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　疏婦人質故送迎敵者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

檀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方慤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遠嫌之道當然爾穆伯夫也故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子也故晝夜哭而不嫌於厚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疏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章望之曹氏女傳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期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其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泣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令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私遺焉惟他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

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開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誘哉顧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漬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縶之械緊之尚有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為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不有所累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童子居喪

儀禮喪服傳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疏婦人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之也

記童子唯當室緦注當室為父後承家事者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問喪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注怪本所為施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

而杖矣　注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

玉藻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約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注皆為幼小不備禮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約屨頭飾也

疏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緦爾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雖不緦猶着免深衣無經以往給事鄭注猶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方慤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絇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故也

陸佃曰童子於有喪者之家當事則不麻為其幼也故謂之聽事而已少儀曰童子曰聽事

雜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童子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 疏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問喪之免而云杖舉重言也

喪大記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

徐師曾曰幼子為主不能拜則衣之以衰使人抱之而人代之拜

少儀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注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徐師曾曰童子未成人則其辭云某願聽事於將命者不敢比於成人故但言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令也

喪俟事不犆弔徐師曾曰至於弔喪必待尊長朝夕哭時而往若非其時則不特弔亦恐煩動也

通典漢戴德喪服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為未成人制服者為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

禁衰經不以制度惟其所能勝　晉劉智釋疑曰嬰兒無知然於其父母之喪則以衰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七歲曰悼過此有罪則入於刑必致之於禮故在下殤之年為之制服案小功章昆弟之殤服昆弟之下殤是以下殤之年則行服也　蜀譙周喪服圖童子不降成人小功親以上皆服本親之衰童子不杖不廬不免不麻當室者免麻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吳徐整問為姑姊長殤在大功下殤在小功為姊下殤以下緦六七歲未成童子為父母不杖不廬不菲至重猶尚不備令此何以越得為姊殤服備大功小功小功之制乎十七八尚可恕六七歲兒誰能服此衰麻射慈答六七歲雖未為童其姊死故宜著布深衣

宋庾蔚之謂馬融以童子為未成人鄭玄以為未成人之稱並不明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譙周云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記云十五成童舞象爾豈是經所云童子當室者邪案禮稱童子參差不一以事推之則大小可知矣愚謂當室與族人為禮若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令與成人同昔射慈以為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或合禮意

宗室童子為天子服制議魏晉故事皇子廣陵王年十

一孫為祖服周當為臣服從本親服皇弟吴王年十章郡王年七又當倚廬服成人禮著何幘服應琳議案禮喪服諸侯為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吴王章郡王畢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幘漢始制幘可如令服卷幘

萬斯同曰禮所謂童子不依云云者自指幼穉無知之人爾若十五以上亦既成人矣而謂不責以成人之禮乎儀禮喪服篇有為姑姊下殤之文彼姊在下殤則其弟之年更少矣而猶有服焉可知所謂童子

者必其十五以下而非指十五以上明矣乃戴氏拘三殤之說以十五至十九為童子不亦謬乎曾子問篇世子初生即奉子以衰而喪大記亦言子幼則以衰抱之是則子之當室者在初生已服衰矣豈有年至十五以上猶服深衣而不服齊斬哉益知戴氏之說不足信矣

魏書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為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為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腰麻繆垂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

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為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幷細錦即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腰絰存焉又曰童子無緦服鄭注曰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為服之緦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

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闡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穉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餕盲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

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内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子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茍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緦之經輕猶有經斬重

無麻是為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旁有衽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已明矣若不行於已而立制於人是為違制以為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其議

通典大唐元陵之制孫為祖齊衰周年臣為君斬衰三年今伏準遺詔皇帝服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

十七日釋服臣下並從釋服皇孫既是齊衰周年服禮有適子無適孫其服並合從皇帝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釋服後以黲公服至山陵時却服初齊衰服事畢即吉服

乾學案喪大記言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則知童子能勝衣者未有不服衰者矣玉藻言童子無緦服則知小功以至斬衰童子皆有服矣乃戴德釋童子當室謂自十五至

十九天下豈有十五以上之人而尚名之為童子哉又豈有十五以上之人而不服親戚之喪者哉然則童子以何時為限劉智八歲之説最為確當蓋八歲以上之殤成人皆為之制服則成人之喪彼豈得不為之制服特不責以備禮斯已爾寧可拘於三殤之年數而謂在長殤之年者亦不責以居喪之禮乎蓋自八歲以至十五斯為童子之限其異於

成人者止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而其他居喪之節固無不同也不然天下固有幼而執禮之人可槩視為無所知識而不教之以禮哉

三殤喪禮

檀弓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又見棺椁篇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陳澔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葬此殤時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以奠之牲體分析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名遣車車制甚小以置之椁中四隅不容大為之也禮中殤從上君適長三乘則中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殤及庶殤並無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注土周塈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謂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爾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注令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而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

也墓遠注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注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也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注棺謂斂於棺

吳澄曰周人葬下殤之禮蓋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曾子問去墓園塗近者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舁尸以往而不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聃所言史佚之事以荅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棺斂者謂納之棺中也棺斂於宮中則如成人而載以喪車不舁機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故有所不敢於是

召公為史佚問之周公周公曰豈不可葢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舁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以後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者謂斂以衣又斂於棺也下殤用棺而衣之棺之者葢自史佚始前此則衣之而已不棺之也棺字並如字讀鄭注以為下殤不葬於墓而別葬於園今從張氏之說諸家皆以豈不可為周公不許之今從陸氏之說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葢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注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 疏陰厭謂適殤也陽厭謂庶殤也注知祔當為備者案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當為備

陸佃曰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案少牢祝酌奠下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爾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則徹俎敦設於西北隅所以依神周官所謂藏其隋者此歟非陽厭也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注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疏士祭成人特牲今尊宗子也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也祭殤無尸故不舉肺脊肵是尸所食歸餘之俎無尸故無肵俎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之義祭殤略故無玄酒也告利成於祭畢令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也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疏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處為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宗

子之殤祭於室奥尊於戸東但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今祭凡殤乃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

方慤曰陽尊而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尚幽闇故也

吳澄曰室内四隅奥為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奥室之西壁以南為上奥尊而屋漏卑凡殤及無後者禮殺故不敢在尊處由奥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辨尊卑隆殺之禮非有取於陽明陰闇之義也

萬斯大曰天子諸侯於祭之始有灌地降神之事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少牢二禮尸未入之前祝酌奠奠於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祝竟然後迎尸此亦降神之意鄭氏釋曾子問陰厭援此以實之天子諸侯於祭之終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故設祭於堂為祊乎外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禮既養佐食徹尸薦

俎敦設於西北隅此亦於彼於此之義鄭氏釋曾子問陽厭據此以實之不思祭成喪者必有尸而祭殤必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曾子問昭昭明著非指祭祖禰時尸未入之始與尸既出之終也且厭之為言飽飫之義也祭方始而奠祝安得遽飽又陽厭當室之白以其在室西北隅屋漏故曰陽也特牲禮之改設雖於屋漏然而厞用筵且闔戶牖俾之幽暗於陽厭之義謂何且使凡祭必備二厭則少牢禮何以不儐尸者有改設之事而儐尸者無之耶

乾學案二厭之禮專據祭殤而言非謂成人之祭亦備此二厭也鄭氏注儀禮以尸未入之前設饌告神為陰厭尸既出之後改設闔

戸為陽厭毋乃與孔子之言戾乎諸家皆仍其說而不覺其謬至陸農師破之誠為深明禮意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雜記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注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 疏當祔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神之也

喪服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 注殤無變文不縟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為釋禫之服 疏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與於成人之喪也言殤無變者無虞

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丈不縟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丈不繁縟也

乾學案三殤喪禮禮經不詳大約節目視成人而儀文稍殺之爾今就經文所有者録之如右

開元禮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及大小斂與成人同其長殤有棺及大棺中殤下殤有棺靈筵祭奠進食葬送哭泣之位與成人同其苞牲及明器長殤三分減一中殤

三分減二唯不復魄無含事辦而葬不立神主既虞而除靈坐其虞祝辭云維年月朔日辰父告子某（兄云告於弟某弟云昭告於某兄）日月易往奄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慟猥至情無可處弟云哀痛無已五情如割也）令以（弟祭兄云謹以）潔牲嘉薦普淖明齊溲酒薦虞事于子某（弟某兄某）魂其饗之（弟祭兄則云尚饗）適殤者時享皆祔食於祖無祝文亦不拜（設祔食之坐于祖之左西向一獻而已不祝不拜者以其從食其祖祝辭末云孫某祔食也）庶子不祔食庶子之適祔如適殤禮凡無服四歲以上略與下殤同又無靈筵

坐唯大斂奠而已三歲以下斂于瓦棺葬于園又不奠政和禮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大小斂及葬送哭泣之位與成人同不復無含辨而葬一虞乃除之其虞祝辭云維年月朔日辰父告子某若兄云兄告弟某若弟云弟某昭告某兄日月易往奄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慟猥至情何可處弟云哀痛無已五情如割令以弟祭兄則云謹以清酌庶羞薦虞事于子某弟某兄某魂其饗之弟祭兄云尚饗適殤者時享皆祔食

陸寅許嫁殤女服議

金子尤之妹死走告於予曰予妹之死距其生十五年矣宜何服予應之曰禮與律

載之詳矣女在室服期殤則降曰女許嫁男子已娶者勿殤是則宜何服曰期也曰女許嫁勿殤是已禮不云乎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今俗有襁褓爲婚姻而或五六年以夭者服期之喪毋乃已重乎曰固也此情之所未安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解經者曰許嫁十五而笄未許嫁二十而笄成人之道也故凡言許嫁勿殤者宜斷自年十五以上爲成人言之也若曰襁褓而爲之服則已過矣夫禮者先王原人情而以義起者也下殤而爲之服五月中殤之服七月長殤九月其生未三月者不哭也非三月之内不畜之以子女也又非薄於幼而厚於長也以爲視其以恩相接之淺深緣是而爲之服可以無憾矣其曰許嫁勿殤者蓋禮之以成人也非爲襁褓言之也且襁褓而許嫁則亦將襁褓而爲之笄與字乎曰然則宜何如而可曰無服之殤其去成人也遠甚固不可以許嫁而爲之服矣其或下殤

也猶大遠於成人也服其服可也其自中殤以上父子之情已深也則請為中殤者進而服長殤為長殤者進而服在室之服可也變於禮者之禮也抑又聞之子之妹親為母執爨以供藥餌者七年毒發於頤而竟以是死焉孔子論童汪踦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推此意也即服期可也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卷五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二十一

訃禮

雜記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　疏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夫人太子皆當云告於執事

不言者略之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注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　疏言外臣者大夫不斥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曰某死赴於適者謂赴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以其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訃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於身赴告故云使某實

劉敞曰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方慤曰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胡銓曰實謂身親告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疏此論士喪相訃告之稱士賤赴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爾

檀弓父兄命訃者注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疏父兄命訃者亦復後之事訃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訃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訃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

之雖代命之猶書孝子名也

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注赴告於君也

白虎通德論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

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

唐書任瓌傳瓌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開元禮初終遣使赴於闕使者進立於西階東面南上

主人詣使者前北面曰臣某之父某官臣薨若母若妻各隨其稱四品以下言死餘同謹遣某官臣姓某奏聞訖再拜使者出主人哭入復位

弔禮

周禮天官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　疏弔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贈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總戒令之

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注王使往弔　疏案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

臨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內宗言掌卿大夫丈同而注與者彼上文云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文與后事相連此上文無后故知王使往也蓋使世婦致禮物亦名為弔

女御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注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　疏王之妃妾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以無正文故言蓋言云以疑之也

萬斯同曰此世婦女御乃天子之妾媵也豈有往弔卿大夫之理縱云所弔者即天子之子弟則婦人無外事王朝公卿百執事具在豈無他人可使而顧使及婦人乎吾知先王必無是禮也

寺人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

注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

史浩曰内人弔臨於外非寺人帥之而往誰歟監臨立於前而詔相之衆安敢不肅

春官卿人凡王弔臨共介卿注以尊適卑曰臨介副也王弔臨諸臣則有副　疏介使從行

鄭鍔曰王親弔諸臣之喪或適四方合於諸侯祖廟之時雖曰至尊於人之祖先神明有所不敢忽使介執卿以禮之

陳祥道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卿為摯共介卿則以介致之而已

内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

疏明為后掌之

王安石曰世婦言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則王或使焉乃往內宗言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則凡喪皆往亦同族故也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 注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

男巫王弔則與祝前 注巫祝前王也

李嘉會曰王弔祝可往也巫何與焉祝則以辭巫則用桃茢以除害也

女巫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注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

典路凡弔于四方以路從 注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

夏官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疏此等皆王親往令使大僕者或王有故不得親往故使太僕也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疏大僕注云王使往此亦王使往可知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李嘉會曰羣吏庶臣各有弔勞觀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漢征民宿衛及其去也天子親享之羣吏庶民或有弔勞宜也

鄭鍔曰於吏民有哀則弔有勞則勞未嘗以其賤而遺也使御僕掌弔勞見恩意之厚

易祓曰以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推之此亦羣吏之弔勞也

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注為之賜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略也　疏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常為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

方慤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賜也

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疏於諸妻謂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為之

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爲之賜小斂焉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徐師曾曰諸妻御妻也孔氏謂姪娣及同姓女者非故亦自謂姪娣尊同世婦當視小斂妻下疑脫既殯而往四字內命婦貴故夫人待之與君同諸妻卑故同士禮君於大夫視大斂於外命婦加蓋而至夫人則皆既殯而往於夫人避嫌於外命婦恩輕故與君有同異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

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注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戸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荅已疏此明君弔大夫士之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於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

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之東皆負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使行禮喪贊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大夫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於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士畢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於門外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大夫士同

張子曰殷衆也殷奠者以盛此禮報事衆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衆進之義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注所以致殷勤也

君弔則復殯服注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之事也復或為服　疏臣喪大斂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於時主人則復殯時未成服之服其服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為人君變服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注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為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　疏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君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人

為主人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主婦送於門內門寢門也主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于路寢門内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外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應鏞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待之世子視視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於門內婦人迎送不下堂而持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申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

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真若吾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真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唯喪祭為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茍矣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注入即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于其北婦人即位于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

拜者主人無二也　疏大夫下臣稱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不迎于門外貶于正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君雖不升堂猶辟于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以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鄉大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為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　注君弔塗之後雖往不踊　疏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注榮君之來也疏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殷奠告殯

大夫之喪將大斂旣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

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疏此明大夫斂節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不將巫入對尸柩巫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于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俱欲視斂也還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令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斂畢故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也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君以手撫按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喪禮子不得升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敎繼公曰周官言喪祝男巫皆于王弔則然國君不得並用巫祝其在廟門外則巫前入廟門則祝前互用其一所以下天子也

黄叔陽曰古者人君於臣之死也即其子位而視斂畢撫尸其恩禮一何厚也巫不入門而使祝先之其恭敬一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命主婦馮之其教孝一何切也人臣於君之臨也雖當喪事倥偬之際迎而先入撫而先降必俟君命而後馮馮又不敢當君之所且於男女之别亦不紊焉細微曲折無不盡禮如此此所以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檀弓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

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注拜者往謝之也疏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往拜其君以謝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可也若有主後則主人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曰拜君命也弔曰寡君承事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辭也弔為助事故雖君尊亦曰承事也曰臨者主人辭謝之語言君屈辱降臨某之喪稱寡君謙也若弔士則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

徐師曾曰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言必有拜賓者況君弔乎故君弔臣喪而喪家若無主後則以次疏親拜之若又無疏親則朋友或同州同里典舍之人皆可拜之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注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疏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

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黄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

胡銓曰若齊侯哭儆無存之類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宫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注宫殯宫也出謂柩已在路命引之以義奪孝子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退去也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不必於宫也　疏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宫及其柩出殯宫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

君乃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當發之時或已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來如是者三之事

張氏曰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引之也

雜記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注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　疏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北據車門內出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為禮也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以君來則拜迎去則拜送今君弔事竟不敢必君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

出也反而后奠者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設奠告柩知之或謂此在廟載柩車時奠謂反設祖奠也

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陳澔曰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戲謔也敗禮之禍恒必由之

喪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注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

疏案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為主人為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君為之主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為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面拜而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當惟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

乾學案儀禮士喪禮篇有國君弔臨之禮已

見第四十三卷不重載

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

西於門注賔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注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

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注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

喪無接賔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注稱

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

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

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注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　疏此明諸侯相弔之禮門西大門之西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注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耳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注入門右不自同于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

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注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注拜客謝其厚意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注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疏此明弔含襚賵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

乾學案雜記本文此節之上首節弔者之下有使者含襚賵三事今將含襚賵採入下篇

故茲不載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注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 疏此謂國有君喪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 疏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不著己功衰而著彼親之服以哭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練則弔 注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

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注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疏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弔哭畢即退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弔則亦然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注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疏期喪未葬謂姑姊妹無主為之服期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也姑姊妹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此後若弔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經直云期喪鄭知是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此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早死故殯在夫族

小功緦

執事不與於禮注禮饋奠也疏執事擯相也禮饋奠也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為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爾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注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為祔疏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聞姓名而來趨喪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相問謂曽相餉遺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相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朋友時昔情重生死同般故至主人虞附而退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注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

從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注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疏弔喪本是來助事非為空隨主人而已故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也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待主人窆竟而孝子反哭故鄉人助葬老者亦從孝子反也盈坎謂窆竟以土盈滿其坎四十強壯不得即反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

曲禮齊者不樂不弔注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呂大臨曰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致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不樂不弔者全其齊之志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

不知生傷而不弔　注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　疏此論弔傷之法若存與亡並識則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惟設弔辭而無傷辭但識亡惟施傷辭而無弔辭也

方慤曰不知生而弔之則其弔也近於諂不知死而傷之則其傷也近於偽

應鏞曰弔者死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

呂大臨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所問不由於誠不如勿問之矣

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

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

方愨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

應鏞曰情之厚者豈容不弔但其辭未易致爾若為國而死於兵亦無不弔之理若齊莊公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也

陳澔曰愚聞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真為死於畏矣似

難專指戰陣無勇也或謂猥狠亡命曰畏
通典魏王肅聖證論鄭玄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設使聖人卒離不幸可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注氣力始衰　疏五十既衰越疆則道路遥遠弔人又悲感哀慼恐增哀故不許
陳澔曰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為禮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　注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婦人不越疆

而弔人注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注以全哀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疏引柩車索也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遥行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贏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之人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注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疏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適也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疏所識若身死其死者兄弟雖不同居皆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

吳澄曰所識之人其家若有同居之親死自當往弔雖其兄弟之不同居者死亦皆弔之蓋厚於所識故推其恩愛以及於其有服之兄弟者如此不同居者皇氏以為小功以下之親小功以下兄弟服輕尚弔況其大功以下服重者乎孔疏同鄭注以為所識者死而弔於其不同居兄弟之家不如皇氏之說為當案記文言皆弔夫喪無二主若所識一人死而皆往弔其不同居之兄弟則一喪不止一主矣古無是禮也

少儀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萬斯同曰喪不行賓客之禮故願比於執事者童子不能執事但來聽命於主人故曰聽事公卿家臣有

司徒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其官主徒役之事故曰聽役於司徒

尊長於已踰等喪俟事不犆弔注踰等父兄黨也不犆弔不敢故煩動也犆丈犆音特本亦作特疏若尊長家有喪則待主人朝夕哭時往弔不非時獨弔

雜記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注容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疏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若有人始來弔當為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賔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奔喪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注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

陳澔曰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必先哭於其家以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同主人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於家於墓皆踊也

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

曾子問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注為其苟語忘哀也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

弔哭不亦虛乎 注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疏君子行禮必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冠衰以飾哀痛之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弔與服並虛也何者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己本哀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於己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為虛也故曰不亦虛乎

吳澄曰練者一期之後羣立同羣而立也旅衆也旅行與衆而行也重喪雖已期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而忘己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己親之哀而哭弔以哀他人之親乎

呂坤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為吾親而哭者吾不哭其親為吾而弔者吾不弔其人鄉鄰可也伯叔舅姑兄弟之喪是可已乎此非孔子之言也

檀弓曾子弔於負夏 注衛地 主人既祖填池 注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

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而反之注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注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賔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注且未定之辭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注明反柩非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注善子游言且服疏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

少退而反之竊北案既夕禮既祖而婦人降蓋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道車之禮從曾子者意以為疑故問之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為之隱諱云祖是行之始未是實行且去任二者皆得既得且任何為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此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從者又疑還問子游曾子聞子游之荅是自知已說之非故善子游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

陸佃曰池殯坎也既祖則填之故曰主人既祖填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是也

胡銓曰池以竹為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也填謂縣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改為真徹未詳

吳澄曰多矣乎猶言其賛也祖者行之始柩既出而為行始矣豈可再入而反宿乎此禮之所無故為賛

而謂之多矣乎也胡氏不改填池二字則填當讀為陟刃切填猶云安頓也謂已安頓棺飾之池而將行也但考之士禮填池在朝祖從階下載柩之時今二字在既祖之下則亦可疑未敢必以不改字為是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注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

疏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也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適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陳澔曰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之但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

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注中禮之變疏深衣是既祥之麻衣練冠謂未祥之練冠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

陳澔曰將軍文子即彌牟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

之情未忘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其動也中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注閽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閽人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故曰鄉者已告矣閽人見兩賢相隨彌益恭故辟之也公降等揖禮之也疏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閽

人雖愚猶知敬畏二子涉至內霤卿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行之可長遠矣

陳祥道曰曾子子貢弔於季孫氏當其容之未脩也閽人拒之而不內及其既脩也閽人敬而辟之涉於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以閽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施猶足以動之況其不愚不貴不尊者乎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

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説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

慶父玄孫之子名敝介副也郳滕之近郳鮑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注行弔禮於野非無所辱命辭不受也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

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注杞梁即杞殖

昭公二十年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注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家語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

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荅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聞諸曰丘弗聞也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

晏子春秋景公遊于菑聞晏子死公乗侈輿服繁駔驅之而因為遅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乗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

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於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

禮統弔生曰唁弔死曰弔生謂之唁何非有哭泣之事但嗟歎以言故謂之唁弔何弔者毒也致有恩厚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

莊子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之帝之懸解

列女傳魯黔婁先生之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隱門而入立於堂下其妻出衣褐袍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尸坐牖下枕墼席藁緼袍無表覆以布被首足不

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

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集注公行氏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集注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集注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

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孔叢子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符子陶朱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白虎通德論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

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　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為父母服夫亦當服

乾學案雜記之文是言君之夫人歸耳非謂君與夫人俱歸也白虎通之言別是一說採之以備異聞

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

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　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

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

漢書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吁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夭其天年非吾徒也

蔣詡遭父憂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與席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菴往如舊也

東觀漢記祭遵病薨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以喪服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止哀慟復幸城門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

續漢書郭泰退身隱居教授徒衆甚盛喪母友人或千里來弔之

謝承後漢書徐穉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緜絮漬酒中暴乾以裹

雞徑到所赴家遂以水漬緜使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
便去
後漢書徐穉傳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
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
不告姓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備炙雞一隻以一兩緜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緜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
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

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徳以堪之

荀爽傳時人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郭泰別傳賈淑林宗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弔之而鉅鹿孫咸直亦至咸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與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語林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衾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絶百許日

後漢書禮儀志朝臣中二千石將軍卒使者弔祭 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絰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絰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

通典劉表喪服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絰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進即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

致辭子對而不言稽顙以荅之

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與依大夫來弔禮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舍邪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荅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於君弔以首經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

魏明帝弔陳羣詔曰司空令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尚書司馬孚奏尋故事自魏興無三公喪母弔祭輙訪韋誕王肅高堂隆秦靜等云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葬王肅議禮臣有父母之喪赴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爵

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絰貫左臂去杖迎拜于大門之外見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庭中北面君升自東階南面哭主人乃哭君出又拜送大門外又案禮三

年之喪終服不弔期之喪既練而弔大功之喪既葬而弔

賀循喪服要記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即出中門外西面北上拜賓入門即位于堂下當階西面賓即位哭哭止主拜之

王隱晉書何劭為司徒㒒養子岐為嗣表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

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侮弱粲乃止也

鄧粲晉記阮籍能為青白眼禮法之士輒以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籍喪弔焉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

裴楷别傳裴楷少知名而風情朗悟初陳留阮籍遭母喪弱冠往弔籍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咏旁若無人楷不為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獨哭哭畢而退威容舉動無異

晉中興書周嵩兄顗既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弔敦甚銜之

世說新語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王東亭珣與謝公安交惡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

於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謝公部下吏）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安少子）

通典宋崔凱云有弔賔主人迎即位中門外西面北上衆賔東面者北上門西北面者東上主人拜賔旁三拜衆賔不荅拜主人入即堂下朝夕哭位衆隨入如外位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主人哭弔者皆哭退出主人拜中門外如初弔辭至主人前曰聞君有某之喪如何不

淑傷辭詣喪前曰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各主於其所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傷而且弔也又曰同僚賓客相弔者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弔也又曰凡賓客來弔孝凡言孝者即喪主也皆當位東階下西面不得廬中長吏自弔其人左貫首經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乃從命還位若不謝遣者君向柩哭則孝當伏孝當後哭先止所以不使君甚哀也哭訖君遣還位乃從命還位則哭不得入廬也哭位在東階下辭去孝子哭止君先出孝後

出於門外見馬而拜訖哭而還也若有命止令勿出亦便隨從命也羸可使人自扶若病不能者君至自杖而已　欒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於禮未審皇子之弔受弔為當迎送及拜以不當於廬室主當別施位邪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即位為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免此禮已廢並未詳既小祥重服已除正當即以練冠功衰受弔邪徐廣答曰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衰迎立于戶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

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出室還至戶

更哭

開元禮賔至掌次者引之次賔著素服相者入告内外

衰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于殯

西相者引賔入立于庭北面西上爲首者一人進當主

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北

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

下各還次　勑使弔使者公服入立于寢門外之西東

面相者入告主人素冠降自西階迎于寢門外見賔不哭先入立于門右北面内外皆止哭開帷帷堂之帷事畢則下之使者入升立西階東面進主人於階下北面使者稱有勑主人再拜使者宣勑云某封位薨無封者稱姓位四品五品云某封喪餘同情以惻然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内外皆哭使者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親故為使弔者既出易服入向尸立哭十數聲止降出主人唯勑使出升降自西階主人升降自西階者親始死未忍當主位

州縣官長弔若刺史哭其所部主

人設席于樞東西向刺史素服將到相者引主人去杖立於門内之右北面刺史入升自東階即座西向坐哭主人升就位哭刺史哭盡哀將起主人降復階下位刺史降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杖哭而入　刺史遣使弔若刺史遣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内外俱㐮服主人以下就階下位婦人入就堂上位内外俱哭使者素服執書相者引入門而左立于階間東面使者致辭主人拜稽顙相者引主人進詣使者前西面受書退復位左右

進受書主人拜送于位相者引使者出使者若自入弔哭如常儀客出少頃内外止哭各就次

朱子語類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略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删去此條

乾學案今世士大夫遭喪地方長吏無有不弔者主人之待之也亦與他賓客無甚異此舉世所通行不足為重惟唐時以刺史而弔吏民斯為異事爾然安知所謂吏民者非即

搢紳之士乎蓋古人稱守令為君凡搢紳在其封内者皆為治民故開元禮總名之為吏民爾若夫田瓊之説待令長以國君之禮待丞尉以大夫之禮此在爾時則可若欲施之於今日不已過乎

政和禮品官儀弔者至掌事者引之次素服若主人未成服弔者不變服贊者入告内外衰服贊者引主人以下立哭于東階下婦人升哭于殯西弔者入立于庭北面西上為首

者進當主人前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位弔者俱哭十餘聲乃出少頃主人以下各還次

庶人儀弔者至掌事者引之次素服若主人未成服弔者不變服贊者入告引主人以下立哭于東階下婦人升哭于殯西弔者入立于庭北面西上爲首者進當主人前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位弔者俱哭十餘聲乃出少頃主人以下各還次

司馬氏書儀凡弔人者必易去華盛之服喪大記小斂奠弔者襲裘

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子游弔人襲裘帶絰而入古者弔服有絰唐人猶著白衫今人無弔服故但易去華盛之服亦不當著公服若入酹則須具公服靴笏也作名紙右卷之繫以線題其陰面凡名紙吉者左卷之題陽面凶者反卷之陽面在左陰面在右曰某郡姓名慰同州之人則但云同郡皆不著官職先使人通之主人未成服則護喪為之出見賓曰竊聞某人薨沒尊官則云薨沒或云捐館卑官則云傾逝少年則云夭沒後書倣此如何不淑因再拜護喪荅拜曰孤某遭此凶禍蒙慰問若有賻襚則并言之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又再拜此為子孫被髮徒跣者不出其餘皆

出喪大記曰未小斂大夫為君命士為大夫出主人升降未敢由阼階禮也賓荅拜自餘如常儀

凡弔人者必有慼容曲禮臨喪不笑入臨不翔檀弓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又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若在喪者家談笑諧謔豈弔人之道邪若賓與亡者為執友則入酹婦人非親戚及與其子為執友嘗升堂拜母者則不入酹名紙既通喪家於靈座前炷香澆茶斟酒設席褥家人皆哭若主人未成服則護喪出延賓曰孤某須矣賓入至靈前哭盡哀古禮弔人無不哭者世俗皆以無涕為偽哭故恥之弔酹多不哭人之性自有少涕淚者不可必責於人孔子弔於舊館而出涕亦鮮矣若知生而不知死勿哭可也若親戚朋友死安可以不哭

哉乃焚香再拜跪酹茶酒俛伏興再拜主人被髮徒跣扱上衽自檘左哭而出賓東向弔主人西向稽顙再拜秦穆公弔公子重耳稽顙不拜以未為後是故不成拜今人衆子皆拜非禮也然恐難頓改賓答拜主人興進謝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蒙賜沃酹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賓主相向哭盡哀賓先止寬釋主人曰脩短有命痛毒柰何望抑損孝思俯從禮制主人官尊則云伏望揖而出主人不送哭而反護喪為之送賓若主人已成服則自出受弔畢若賓請入酹則主人命杖香斟

茶酒于靈座前家人皆哭主人揖賓遂導賓哭而入賓亦哭而入至靈座前主人立于賓東北向立哭賓酹如上儀將畢主人西向謝賓曰已辱臨弔重煩沃酹不勝哀感稽顙再拜賓荅拜相向哭寬釋如上儀賓出主人送至聽事如常儀自有三年之喪則不出弔人為其以人之親忘已之親故也期喪十一月已後可以出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謂有服之親死而往哭之非弔也服其服謂新死者之服也事見雜記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若執友死雖齊衰亦可以往哭曾子之哭子張是也

凡弔及送喪葬者必助其喪事而勿擾也助謂問其所乏分導營辦貧者為之執紼負土之類擾謂受其飲食財貨

朱子家禮凡弔皆素服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

問今弔人用橫烏此禮如何朱子曰此是玄冠以弔正與孔子所謂羔裘玄冠不以弔者相反

丘濬曰各隨其人所當服之衣而用縞素者案本注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今制唯國恤用布裹紗帽其餘則不許有冠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若無冠者用素巾可也

儀節弔者至護喪先入白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就位哭以待就位弔者至向靈座前立舉

哀 哀止 詣靈座前 上香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弔者拜拜畢主人持杖哭出西向立賓弔主人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如何不淑問意致辭亦可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弔者拜主人主人答拜尊長來弔不拜主人致辭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非父母及承重不用此二句蒙賜慰問不勝哀感稽顙拜興拜興平身主人拜弔者答之禮畢弔者退主人哭入喪次護喪代送出或少延待一茶案家禮未小斂前已有親厚者入哭條愚既從為儀節矣而又為此者蓋未成服以前來弔者用前儀成服以後來弔者用此儀有祭奠用下儀

朱子弔說凡弔禮閒其初喪未易服則率同志者深

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荅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卒哭大祥小祥皆常服弔之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所知之喪遠

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弔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為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宋名臣言行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兩省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

呂大鈞弔說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

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絶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如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具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賵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

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廢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能及為營喪葬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朱子語類問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朱子荅曰無不弔之禮　問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施於有服

之親及情分之厚者則當若泛常之弔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如何朱子荅曰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隨情分之厚薄可也

明會典品官儀始死訃告於親戚僚友弔者至執友親厚之人則入哭臨尸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遂弔喪主相持哭盡哀喪主以下哭對無辭凡弔者奠賻皆有狀先具刺通名喪主炷火然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者出迎賔賔入至聽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

敢請入酹并申慰禮護喪者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祭酒俯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荅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荅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寛譬喪主曰脩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

喪者送至聽事茶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亡者官尊即云薨逝稍尊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弃榮養

庶人禮凡來弔者必素服奠用香茶燭酒果賻用錢帛先具刺通名乃入喪主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入至聽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酹并申慰禮護喪引客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茶酒俯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

亦哭東向荅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奄弃色養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荅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寬譬喪主曰脩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聽事茶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

賀欽醫閭集門生有居喪而外又死議往弔之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曰此非尋常弔者此乃重喪未除而遭輕喪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

呂坤四禮疑衣以衣揜口也弔以巾承口也凡臨喪為死無不哀者為生無不弔者傷不傷惟其情　生不相見者死不相弔執友之妻之母入弔可乎禮遠別情近親君子寧處於疎　溫公有入弔執友之妻之母之文然必生時數相見情相關又年各長老入弔可也若無親親之情只宜拜於門外蓋遠別之禮生死不可廢爾　又曰三不弔非人情也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禮畏壓溺皆不弔甚遠於人情父母妻族及五服血屬之親寧忍於不弔乎　又曰婦人之喪非五服不入奠奠於戶外拜於階下非卑賓也男女之別死無二

乾學案古之弔禮不一有因凶災而弔者宋遭大水魯使弔之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

者是也有因疾病而弔者子夏喪明曾子弔之是也有因失國而弔者魯昭出疆齊人來唁是也諸不在喪禮中茲皆不入

朱董祥讀禮記畧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雖不能從古亦須於禮無悖如弔帖稱於生者奠帖稱於死者人能知之間有弔帖亦稱於死者謂奠則必不可稱於生乃至男子稱名以奠婦人此豈禮哉紫禮男女不通問婦人之喪有子姓賻奠以禮而無朋友拜襚之體若果同學世誼或可拜奠其母奠帖稱於其夫夫死從子稱於其子書奉奠某母某某人靈几如是則弔必以生而奠則男女異稱也古人奠不爲文告辭不過申其饋獻稱致奠不稱致祭未葬曰

奠既葬曰祭世俗未葬而用文以奠書致祭稱祭文及稱奠文者俱謬晦菴公曰未葬時奠而不祭虞始用祭既有文則是祭而非奠斷不可行至於朋友之妻決無奠拜之禮弔其夫或弔其子可也夫禮嚴内外男女有别睹其像而拜之合其夫之友而共饗之是以其死而忽諸也夫繪像止為傳諸子孫俾得思其笑語之意縣諸素幃端拱而受賓朋之跪拜非禮也况婦人之像乃可縣之於外以示羣賓邪致奠者固為失禮縣像以受之用贊以呼之對諸賓朋而進饗之寧有是哉靈其有知能無憾乎

補遺

弔禮

晉書王祥傳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

已門無雜弔之賓

孫晷傳晷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於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張師正倦遊雜録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于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于是烏巾襴鞹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遘畫匍匐圖

讀禮通考卷五十八